

沉没的黑船



沉 没 的 黑 船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J25

沉 没 的 黑 船

本书编辑组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西街)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81千字

1989年1年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5017-0153-9/D·46

定价：3.20元

编辑说明

本书是《普及法律常识丛书》之一。

普及法律知识，进行法制教育，是党和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大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布署，全国已经展开普及法律知识的学习，为在五年内把法律知识普及到全国每一个公民，是编辑本书的目的。

本书结合有关法律条文选编了共同犯罪的事例故事四十四篇，其中包括反革命集团，走私犯罪集团，盗窃、抢劫犯罪集团，赌博犯罪集团，拐卖人口犯罪团伙，流氓犯罪集团，诈骗犯罪集团，杀人犯罪集团等。这些文章均选自国内公开出版的报刊，内容真实，文笔流畅，引人入胜，可读性强。

本书在选编的文章前都列有法律原文，指出了罪犯所触犯的法律。读者通过真实的故事，可以领会法律有关条文的内容、含义；而本书在选编的各犯罪型后都有中肯的按语，可以启迪读者思路，从中总结教训，增强法制观

念，提高鉴别罪与非罪的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和祖国的利益。

本书编辑组有：主编康芒、副主编鸽子、编委李福林、邢元龙、周坦伦等。

目 录

一个庞大文物走私集团的覆灭	(2)
珍宝劫遇	(11)
一念之差	(18)
国宝“鸡血石串饰”失而复得记	(23)
毒品走私黑帮的下场	(32)
金三角来的毒虫	(39)
金钱梦	(46)
强盗与窃贼	(58)
黄金失窃始末	(64)
海盗船	(71)
银行劫案	(78)
青少年犯罪剖析	(88)
“四人帮”残余的复辟梦	(94)

一场愚蠢的反革命闹剧	(100)
短暂的皇帝梦	(103)
一曲悲壮的英雄交响乐	(110)
赌窟湮灭录	(126)
发财梦招来的灾难	(137)
误中恶狼计	(144)
害人害己自食苦果	(150)
罹难只因钱迷窍	(154)
走向罪恶深渊	(159)
一个拐卖人口犯的忏悔	(164)
图享乐身陷罗网	(168)
国法无情，恶棍伏诛	(174)
惊心动魄的战斗	(179)
群狼绳法记	(186)
一个党员副经理的堕落	(190)
身披“演员”外衣的狼	(196)
奇特的罪犯	(203)
“少爷集团”的悲剧	(208)
被“三种人”搞烂了的角落	(217)

母老虎和三个野兽儿子 (226)

一个利令智昏的女性 (232)

“K08127”金板行骗记 (254)

“沈氏银行”黑幕 (259)

一个扮演“澳门客商”的丑角 (270)

冒牌“华侨”现形记 (2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一百七十三条 违反保护文物法规，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一) 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罪，第一百五十二条盗窃罪，第一百七十一条贩毒罪，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其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情节特别严重的，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它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个庞大的文物走私集团的覆灭

张卫 卓越

梅花老K落网

一九八四年初夏，一位洛阳客人迳直走进广州大山园酒店，悄悄地对一位妖烧的少妇说：“我是‘梅花老K’，老板什么时候来广州？”

十余天后，少妇告诉他：“老板来电说，你带来的二十四件唐宋珍贵文物，他很赞赏！要你在洛阳站稳脚跟，建网联络。”

从此，来客经常往来于洛阳、羊城之间，为那位未曾露面的老板奔走。短短几个月，他已腰缠万贯，生活阔绰，挥金如土。

此时，洛阳市公安局接到报告：老城区无业游民翟志刚，行迹可疑，在已捕获的案犯口供中，提及过一个绰号为“梅花老K”的大走私犯。公安人员查实，确认翟志刚就是“梅花老K”。

十月二十二日，翟犯终于在花坛附近的旅社里被捉拿归案，在他家中，查获五十二件难以携带的珍贵文物。原来：

一九八三年底，在嵩县的翟志刚家突然来了一位自称“小陈”的不速之客，他一进门就拍着翟志刚的肩膀说：“听说你搞文物很有一套。现在老板看上了你，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往后咱们直接联系。”

“老板？”翟志刚感到惊异。

“干咱这一行，谁都别想瞒过老板。”小陈微微一笑，“你去年因经济问题被县丝绸厂除名，不靠捣弄文物能过上今天的安逸日子？”

翟志刚的心怦然一动：“老板是谁？”

小陈诡谲地撇撇嘴：“他在澳门。”

翟志刚惊喜万分——能与港澳走私商直接挂钩，就意味着财神自天而降。

小陈又叮嘱道：“以后，你的代号是‘梅花老K’。”

从此，“梅花老K”开始了频繁的犯罪活动，他到广州大山园酒店与那位神秘少妇的会见，就是这条“洛阳——广州——澳门热线”的首次接触……

翟犯被捕后，并非意味着“梅花老K”走私案的结束。洛阳市公安局断定还有大鱼可落网。

几天后，果然一个姓常的农民带着三面唐代“青铜海马宝镜”来到这里，他对化装成“南洋客”的侦察员表示：只要出价合适，还有一个绰号“虾米”的人有十几件文物要出手。“南洋客”点点头，张口便以三千五百元高价收购常带

来的宝镜。那人乐得直蹦，当天下午就从伊川县找来“虾米”。两人刚取出文物，就被拿获。此后，又有九名罪犯自投罗网。

至此，“梅花老K”走私集团，彻底粉碎了。

他不是这条线上的人

古城洛阳，文物宝藏之都，它诱惑着冒险家的贪欲。在香港、澳门的走私集团老板们，日日夜夜用贪婪的眼睛盯视着她，希望找到“代理人”，为他们夺取价值连城的财宝。正如一个走私犯的供词：“在近代史上，美洲‘淘金热’曾造就了百万富翁！如今，开放的中国大陆那古代文明的瑰宝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发财良机，千载难逢。”

洛阳市的公安人员对这些走私犯的回答就是：再接再厉，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认真审理“梅花老K”案时，公安部门发现：在翟犯家中落网的“虾米”，并不是“梅花老K”线上的人。

在“虾米”身上，一个更大的走私集团露出了疑踪。

“你是哪里人？”干警审问“虾米”。

“山东郸城人。”“虾米”垂首回答。

“为什么跑到河南走私文物？”

“听人说这里遍地是宝。”

“谁告诉你的？”

“……”

审讯员其实早就掌握了“虾米”的一些材料。于是，突地发问：

“‘肥佬’是什么人？”

一听到“肥佬”两字，“虾米”突然歇斯底里地捶打自己的脑袋，嘴里颠三倒四地乱嚷：“不，我不认识他……说出来是会掉脑袋的呀！”

下一个目标：“红桃老K”

原来“虾米”仅是“肥佬”安插在河南的一个走卒。落网原因是自己想捞点外快，擅自与“梅花老K”挂了钩。

经调查，“肥佬”原是某矿务局司机，后到安阳市郊承包汽车队，并以此为掩护安插党羽，辗转数省大肆贩卖文物。港澳走私商称他为“红桃老K”，说他是鲁、豫、晋、冀四省的文物走私“大王”。

“肥佬”在山西省闻喜县苦心经营窝藏文物的主要据点终于被发现了。为了防止走私集团转移赃物，干警们连夜向山西进发。

深秋季节，中条山大雨滂沱，山洪淹没了道路，可是离目的地还有整整五十里。他们当机立断，弃车步行，沿着羊肠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窝赃犯李胡子家摸去。

黎明时分，干警敲开了李胡子家的房门。侦察员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文物……经过搜查清点，各种文物有一千零九十件。

李胡王作梦也没有想到公安人员会突然出现在这人迹罕至的偏僻山村，他呆呆地喃喃自语：“完了，一切都完了。”

老窝已破。根据“肥佬”急于销赃、逃避打击的心理，侦察员们以控制他与港澳走私商的联系为突破口，张开追捕之网。最后，他们从郑州某开发公司获悉：有个登封县姓王的曾在给港商的信中，提到他给“肥佬”安排了住处。于是，立即奔赴登封县布下天罗地网。

11月3日，“肥佬”从广州走私归来，刚进家门，一副亮铮铮的手铐出现在他的面前。狡猾的“肥佬”见公安人员在搜查中没找到赃物，便倒在地上撒泼：“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们凭空诬陷好人……”

三张“老K”尽收网中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肥佬”的顽抗土崩瓦解，承认自己是老板手下的“红桃老K”，交待出老板的代号是“〇〇七”，人称孙先生，常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通过一个叫“阿琼”的女人和充当“牛仔”的某宾馆的工作人员，向手下的文物走私分子发号施令。

市刑警大队长立即命令：兵分五路，全面出击。

刑警二中队队长暴付海首战告捷，从登封县一个姓王的家中，追回了“肥佬”随身携带的七件文物和装有二万四千元赃款的手提箱。

接着，侦察员白山等又将澳门文物走私老板的重要知情人“牛仔”抓获归案，了解到这个“孙老板”的大量具体材料。

随后，侦察人员趁热打铁，根据“牛仔”的提供，立刻到山西侦查，在重重迷雾中，终于抓到这位澳门走私大老板手下的第三个文物走私集团的首犯——“方块老K”。

至此，澳门老板苦心经营多年的走私网“梅花”、“红桃”、“方块”三大老K遭到了彻底打击。公安人员在连续作战后，一举擒获了二百三十七名文物走私犯。

他狞笑道：我根本不是老板

三个文物走私集团的破获，战果累累。

但是隐藏在澳门的那位直接指挥犯罪活动的“孙老板”尚在网外逍遥。

暴付海决定带领七名干警再次南下羊城，与“孙老板”展开正面较量。

正当那位晋、冀、鲁、豫文物走私网的重要头目“孙老板”踌躇满志，等候着内地三个“老K”新的消息的时候，忽然接到了联络员阿琼打来的密码电话：“虾米”的表弟专程来到广州，有几件珍贵文物急待出手，开价十几万，请老板定夺。

“他带来的货到底能值多少？”

“请行家看过，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

“他是‘虾米’的表弟吗？你们以前有谁见过他？”老板不放心地追问。

“瞧你，怎么买卖越大，胆子越小！”阿琼不高兴地说，“还记得‘虾米’上次从我这里借的四千元钱吗？他表弟替他还了。若非自己人，谁愿干这种傻事？”

“那好，我立即赶到广州，就安排在东山宾馆交货吧。”

“孙老板”疑虑顿消，兴冲冲地从澳门赶到广州。他打开东山宾馆顶定房间的屋门，伸手就向来人索取“虾米”和“红桃老K”的介绍信。对方点点头，递上一张纸。孙先生一看，“刑事拘留证”几个大字赫然闯入眼帘，他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狞笑着说：“你们上当了！我不是老板。你们永远别想抓到真正的老板！”

“黑桃A，该收场了！”

这个代号“〇〇七”的孙先生不是老板，那么真正的老板到底是谁？

随着对“孙先生”审讯的深入，令人费解的疑点越来越多：“〇〇七”虽是通缉在案的重大走私犯罪分子，但他并不完全掌握设立在各地的走私联络点；另据可靠情报证实，老板与港澳黑社会来往频繁，这也与“〇〇七”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同时“方块老K”在供词中交待，“孙先生”曾酒后失言，说“黑桃A”才是大老板。暴付海和同志们反复推敲案情，决定重新提审“〇〇七”，彻底澄清每一个疑点。

当公安人员将一盘录音和一叠照片展现在“〇〇七”面前时，“孙先生”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他浑身颤栗着恳求政府宽大处理。

原来，幕后的这个老板原是广州郊区人，后偷渡澳门，曾因无钱购买身份证而被澳门当局驱逐。后来，他投靠黑社会，逐步登上文物走私老板的宝座，代号“黑桃A”。这个家伙一直只是幕后操纵，很少亲自出马，要想抓获他真是难上加难。

为了擒拿这个真正的大老板，暴付海起用自愿立功赎罪的“牛仔”，带着“红桃老K”一直舍不得出手的七件珍贵文物，直奔一个叫“老三”的走私犯家中。

刚进门，暴付海就把一叠钞票甩在桌上，作为老三的茶钱。老三咧嘴一笑，把钱塞进怀中，毕恭毕敬地问：“请问老兄带了啥货色？我们家‘老A’可是不见真佛不烧香的。”

暴付海拱拱手，“不敢吹，七件稀世珍品。”说着，暴付海点点头，示意“牛仔”打开旅行箱。

老三挑出一件宋代的钧瓷制品端详了半天，赞不绝口：“好货，好货！俗话说‘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嘛。我这就禀报‘老A’，请他二十日赶回提货。

十一月二十日，暴付海带着“牛仔”来到约会地点，老板却又没有露面，只有老三独自守候在那里，一见面，老三抱歉地说：“他有事不能来了。”说着一双贼眼滴溜溜地向暴付海身后扫去。

“太不相信人了！”暴付海装作勃然大怒，“俺冒偌大